



CHAOTIC WORLD

海泉 著

Hun Dun Shijie

混沌世界

古老的蒙古族游牧部落
——鸿雁部落三代人的身世故事



NLIC2970868739

一部混沌与文明、悲怆与雄壮的历史画卷
再现游牧部落之悲壮传奇
泣述草原儿女的凄美爱情，令人沉醉、惊心、叹息……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CHAOTIC WORLD

混沌世界



NLIC2970868739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混沌世界/海泉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04-11869-4

I. ①混…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1983 号

混沌世界

作 者 海 泉
责任编辑 侯海燕 罗婧
责任校对 李向东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 版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1869-4/I·3401
定 价 29.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网址:<http://www.nmgrmcs.com>

序

“荒原情结”或“诗意栖居”家园的隐喻

乌冉

走进蒙古族作家海泉的文学世界,就犹如走进了一个深邃遥远的民族历史空间,这一宏大空间作为作者文学创作的载体而彰显其生命力,这源自于作者对心灵的家园——草原的追思、眷恋和沉醉。在漫长的创作人生中,作者时刻受构筑心中的“民族寓言”这一使命所驱动,以致定要牺牲普通人平凡的乐趣而执着于心中那块绿色大地。有心理学家曾将这种针对人生艺术境界而言的“残酷激情”归因于作者所具有的某种“情结”,那么,我们可以称作家海泉对草原历史时空的执着为“荒原情结”。

构成游牧民族精神的某些群体性特征其实是很男性化的,这在海泉的小说世界中表现为以男性话语为精神主题,弥散男性气质系列:雪野、寒夜、原始荒川、森林与神秘沼泽等,加之爱情与死亡叙事罗织的氛围,这一切使他的文学浸润着浓厚的悲剧意识。

海泉用三十万字构筑了一个古老民族寓言,隐匿于寓言背后的是蒙古民族自有记载以来两千余年的历史。实际上小说所描写的不过是鸿雁部落三代人的身世故事,所书写的也不过是一个部落的由兴而衰,最后消亡的过

hun dun shi jie

混沌世界





程,但是由于作者成功运用了现代西方创作手法,诸如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使得时空的浓缩和跨越、人与自然的沟通成为一种可能。在这本书里历史时空最大限度地被扩展,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得以首尾相接,涵盖了更多的民族文化信息。

作者回避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是以个人化的历史观关照人类命运,使民族命运的展示成为个体人性的演变。这部《混沌世界》所体现的文化观是一个全球化的文化观,小说大胆引进了西方的价值观和审美形式,追求一种跨民族、跨地域、跨国界的艺术效果。小说用现实世界与神话世界、凡人与神人、活人与死人之间自由穿梭的方式构造小说,使小说的意义空间和情感空间无限敞开,产生了寓言性的普遍的文化意义。概括起来,这部小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死亡成为审美体验。

死亡气息是《混沌世界》文本中最为浓重炽热的,它也构成一个凝重的主题。作者竟如此迷恋死亡话题,以至于小说透射出冷峻的黑色调,这也由于“死亡”本身就具有人类“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漆黑底色”,只不过这底色为凡人庸常的生活所遮蔽而不自觉罢了。

《混沌世界》叙写的死亡话题,主要来自部族战争与灾难主题的死亡。这类死亡在其长篇小说中之所以成为一道“死亡胜景”,就是因为这一“胜景”以它对死亡的象征,构成某种游牧部落兴盛衰退历史寓言的实际内涵。小说不动声色地描绘了作为鸿雁部落最终结局的宿命性死亡,那是一个集体性的不可遏制的向死亡的进军。它阐释着加缪存在主义理论:世界是荒谬的,荒谬以死亡收场。

在这悲剧性的死亡阴影中,我们未寻找到怜悯,因为怜悯在悲剧中实在是一份廉价的情感。作者要抓住的是“残酷的诗意”。而这种“诗意”的表现首先来自对死亡的极致化描写和渲染。只有这样才使“这一抽象观念语词变成纯粹形象化的形态和结构”,它可以全面刺激读者的视、听、嗅等诸种感觉,使死亡成为一种审美的体验。

二、神圣场景的表现。

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来自古老游牧世界的神秘信息与象征，诸如图腾、禁忌、预兆、梦幻、轮回和人类永恒的困惑与迷津，它们有时也以作为民族精神本源性载体的史诗、民歌、祭词、仪式等来表现，这使得作者笔下的游牧民族的荒原大地充满诗意与神性。在他的信仰中，世界似乎不是遵照公众的现实秩序存在的，而是自有它更为丰富而不可思议的内涵。他相信宇宙间那个绝对神秘维度的存在，这在他对生命和自然的具有亲和力的描绘中显露出来，他恐怕至死也不会迎合现代而丢失他的神性世界。神灵在海泉这里并非全部是象征，而确是他认识的神秘世界的活的部分，他自己就是与那个世界共存共生、交流对话的存在者之一，这使其作品放射出独特的灵性之光。

《混沌世界》艺术地表现天地之间被现代所遮蔽的神圣场景。所谓“神圣场景”的存在，它与一个民族的原始思维或原逻辑思维模式有关，而“互渗律”（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规律之一）就揭示了“原始思维”的特点。《混沌世界》中涉及到的各类原型母体，如死亡、预兆、巫术、神话原型等都有着原始思维创造的痕迹。这种纯粹的幼稚式的思维方式，正是为什么“古代人的原始经验中具有充沛的诗性”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原始思维即诗性思维，它使想象世界诗意盎然。如果将“互渗律”平移过来，用在文学家认知风格的类型学分析上，或许可以说，作者艺术思维独特的心理机制，大概正是藏匿在自我中心思维与社会思维衔接转换之中，潜伏在原逻辑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交织渗透之下，因此，他才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文字交给神秘主义并创造出这个混沌、神幻的悲情世界。

三、与西方浪漫主义的暗合。

或许是血液中的游牧文化基因使然，海泉与西方浪漫主义作家常有些审美意象的暗合。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喜好赞美黑夜与死亡，并且走向自然是他们精神世界的重要一维，而在《混沌世界》中我们发现，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在他的笔下充满惊心与战栗，充满声音与画面的质感，它们或温柔恬静，或壮阔崇高，或幽古神秘，映照作者心灵深处无可名状的思绪和感受。





其中尤以黑夜作为作者子情结，化作小说中荒原大地隐秘本质的一部分。尽管作者的游牧世界的故事充满悲情险象与激烈动势，但他笔下的古老蒙古草原也会因月夜的沐浴，变得弥散诗情魅力。

《混沌世界》艺术地呈现了古代草原人独特的本性创造活动，如游牧、迁徙、出征、抢婚、祭祀、娱乐、丧葬等等。它们充实而宏大、浩淼而奔腾不息，完全是在强化和肯定生命而非否定，因而体现着生命意志的诗化。



第一章

一首歌唱了八百年。歌词大意是：

日月穿梭
众国交战
席不暇暖
杀掠之世
乾坤混沌
百侯逐鹿
家室失主
征战不息

北国广袤无际的草原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已经无人能说得清楚。总之，一部《蒙古秘史》就是这样开始的。其实，在贝加尔湖东岸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里的一座岩洞内，有一部保存了数千年之久的用绘画连贯绘制而成的描写一个民族历史的史诗，那一幅幅的画面是用野牛血在垂直岩壁上涂抹而成的。野牛血里肯定掺入了某种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的远古人类发明的特殊凝固剂，所以经历了无数岁月之后，那些绘画依然在森林潮湿的空气中鲜活地存在着。相信岩画的作者人数众多，以至于绘画创作得以绵延数千年。岩画刻画的主要是一些动物，其技法极其朴拙但又惊心动魄地生动。然而奇怪的是出现在这些画面上的人类却是形象模糊不清，且结构扭曲，面貌怪诞，形同魑魅。可见，那个时代距离我们十分遥远，因为在那时，人类对自己的了解远远不及对动物的了解。但是，使我万分欣喜的是，山洞里的杰作毕竟赐予我祭祀礼拜自己祖先的机会，因为那些岩壁上的画面无比生动地书写了先辈们的生活，以至读到细节处，我竟不由得喜极而



泣……

感谢有灵的宇宙万物！

感谢万千年来一直使我们崇信不已的永恒蔚蓝色的长生天！

他们在冥冥之中依然保佑着我们，延续着我们永不泯灭的神圣火焰和光荣历史！

山洞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而岩壁上刻画的动物数量之多更是使人瞠目结舌。巨大的岩壁宛若辽阔无垠的草原，而在草原上所展现的便是祖先生存的场景。首先映入视线的是难以计数的各种野兽的枯骨。毫无疑问，那是一些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残酷斗争的产物。大量枯骨的来源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竞逐之中的软弱一方被强大一方杀死然后吃掉了。还有一种是——我们可以猜测——他们被我们的祖先猎杀，从而成为他们得以继续生存的口中之食……在这里，一只鹰正在啄食野羊，再就是豺狼虎豹等猛兽和野牛、野马搏斗的情状，接下来便是我的先人们模糊一团地围绕一个巨兽拼死相搏……画面当然不止于此，在遥远的山脚下，有一片尖顶的帐篷，袅袅炊烟从帐篷的顶端升起，在营地前边有几点物影，应是忙碌着煮肉的妇女和嬉戏的孩童……

在繁如烟海的画面中，一幅画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大地上忙碌不已的悠悠万物上空，有一队雁阵幡然飞过。雁阵队形整齐肃然，头雁昂首挺胸，奋然前行，恍若帝王驾辇巡幸，而其子民如其双翼之展跟随左右……驾辇南归的雁阵与相互搏杀、相互吞噬的一群动物虽同在一世，但却显示出它们与周围的世界是如此地不协调，如此地卓尔不群……站在雁阵前面的我突然有了顿时的感悟：关于我的祖先——鸿雁部落的产生确乎处于一个古代部落对空中雁阵的渴慕，及由此联想到雁阵迁徙的高贵品格和它们融入部落民众所崇拜的蔚蓝色天空的非凡神力，无可争议地征服了所有人的灵魂……

其实，能把我和现实世界连接起来的，是山洞里一个平滑的石台上安卧着的马鞍，由于年代久远，马鞍银饰上的精雕细刻的镂银花纹已经模糊不清。马鞍没有马镫，显然，马鞍的主人是在马背上辞别人世的。按照祖先的习俗，如果马的主人死在马背上，就要割断马镫保存起来。

一个远古部落的血脉就在这一瞬间与我的心灵豁然相通，这使我立刻义无反顾地钻进了那些权且称作故纸堆的画面里去了……

在那个时代，贝加尔溱吉斯（蒙古语：海洋）周围曾经流传这样一首歌：

迁徙中，一座天门洞开，那是永恒的长生天为我们开启的幸运之门，走进去，便是天堂。



当鸿雁部落还没见过浩瀚的贝加尔溇吉斯的时代,还以为距离浩特(蒙古语:村落)很近的托丽(蒙古语:镜子)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域呢。千百年来,部落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就是那一泓苍旻一样蔚蓝色的托丽湖养育了他们的祖先,并幸福美满地生活。这是一片群山环绕的低平草原。部落还没到发生因争夺牧场而相互杀戮的时代,这里的生活一如秋天的湖水一样平静而澄明。部落的史诗演唱者托里斯指着远在天边的黛青色群山说:“自从部落有了第一部史诗之后,就没有人翻越过那刀剑般耸立入云的山峰。山脉呈现为巨大的环形,就如同我们的羊圈,山脉环绕着我们的浩特,那是永恒的长生天为我们鸿雁部落造就的生息繁衍之地。”托里斯又指着远处山峦的一处隘口说:“史诗上记载,我们祖先的第一个人就是从那个隘口进来的,隘口外面就是漫无边际的溇吉斯。一条巨大的黑色鲤鱼从浩瀚大水里爬出后变成了人,那个人取名布尔德·赤努瓦,后来他带着美丽的妻子高娃·嫫勒尔远渡重洋,跋山涉水来到了这里。那时他们身上的鱼鳞还没有蜕尽,于是他们就居住在托丽湖畔的芦苇荡中。湖畔茂密的怪柳林中还居住着一只宝海(蒙古语:对狼的昵称),它每天都口衔一些小动物喂养夫妇二人,直至他们身上的鱼鳞蜕尽。”

人们之所以不敢翻越山脉是因为它们太高啦,究竟有多高,谁也说不清楚。云绕雾锁的山峰挺拔而雄奇地矗立着,覆盖山峰的雾霭翻滚舒卷变幻无穷,一年四季里永远也没有散尽的时候。托里斯说:“那根本不是云雾,而是永远呼啸着的暴风雪。”

山腰上茂密的森林莽莽苍苍一泻而下,犹如绿色瀑布吞没了山峦的裙裾。每至黄昏时刻,深山老林中百兽窜动、虎啸鹿鸣,狼群在沉沉暮色中凄厉而悠长地嗥叫着,那声音在山林里不断地撞来撞去,引起树海阵阵涛声……

鸿雁部落的杀人历史是从一个叫卡尔(蒙古语:形容狗发出攻击前发出的低吼声,也用来形容好狠斗勇的人)的人开始的。他的母亲——一个体重还没有两岁公羊重的女人,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却像鲫鱼排卵一样,一口气生了九个男婴。她从午夜开始,一直生到第二天中午。惨烈的嘶喊声在冬季的草原上飘荡了许久,那声音只在产妇因精疲力竭而昏死时才稍有停歇。然而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那位为她接生的老妪还没有走到自家门前便一头栽倒在遮勒绳(蒙古语:挤牛奶时拴母牛的绳子)上,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女人本来想将那些无力抚养的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却没有一家人敢于接受。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克死了托丽湖畔最好的接生婆,而且



在众人看来,那个具有奇异生殖能力的女人简直就不是人。

之后人们就盛传那女人就是鱼类。托里斯甚至笃定地说:“如果有人能把女人的衣袍脱下来,就会发现她身上还有没有蜕尽的鳞片。”不过人们终于没有扒掉女人的袍子看个究竟。

这时部落的博克(蒙古语:萨满)古楚说道:“要是接生婆还活着就好啦,那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那女人是不是鱼。”

对于这件事情,部落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争论了很长时间。可争论归争论,直至最后,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女人就是鱼。

当孩子们蹒跚学步时,父亲亚拉就把孩子们混同在羊群里一起赶出去。羊群停下来吃草的时候,孩子们就在草地上寻找野葱野果吃,不久,孩子们的身体就变成野葱般的绿色。那位瘦弱的母亲看见变成绿色的孩子们,伤心哭泣得像个泪人似的。可是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悲伤是多余的。有一天,亚拉放牧回来对妻子说:“孩子们再也饿不着啦,他们已经学会跟羔羊抢奶头啦。”二十年后,那些孩子已经长成高大的小伙子。在托丽草原,这是分割家产另立门户的时刻。按照规矩,家产要由最小的儿子继承。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人们在帐篷内一字排开等候发落。

“伸出你们的右臂。”母亲说道。

九个人同时伸出了右臂。

女人对丈夫说:“你去看看,谁的右臂上刺有拖刹(蒙古语:马绊索)。”

亚拉困惑地问道:“看那个做什么?”

女人说:“我用骨针在最后一个降生的孩子的右臂上刺了一个拖刹,有刺纹的孩子应该是我们最小的儿子。”

亚拉遵照妻子的吩咐走过去挨个检查之后回过身子说:“每个人右臂上都刺着拖刹。”

女人走过去看了看,事实证明丈夫说的话是正确的。女人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所有的人之后说道:“孩子想欺骗母亲是不可能的,因为孩子是母亲生出来的。”

女人转身对丈夫说:“你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查看,他们的屁股上都长着圆形的胎记,但只有一个是方形的。”

片刻之后亚拉带着一个儿子走了出来说道:“是卡尔,只有他屁股上的胎记是方形的。”女人走进帐篷对其他儿子说道:“从今天起,你们要从这里搬走,所有家产的一半归卡尔,其余的一半由你们八个人平均分配。”

在那个时代,女人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人都在沉默中接受了母

亲的决定。

三年之后八位兄长结伴回到故地。领头的大哥疏勒说：“我们要见母亲和父亲。”

“他们已经死啦。”卡尔平静地回答。

疏勒问道：“那么你就是库雷家族的主人了？”

“是。”卡尔答道。

疏勒说：“我们要求重新分配草场。”

“为什么？”

“因为分给我们的草场太小，畜群快要饿死啦。”

卡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行！祖宗立下的规矩谁也不能改变！”

众兄弟气势汹汹地呼喊：“为了不被饿死，我们只能一决高下了！”

卡尔不动声色地问道：“在马背上还是地面上？”

哥哥们说：“就在地面上。”

卡尔把自己的女人赶进帐篷内，将门拴死，然后悠然地说道：“现在可以开始啦。”

那时，正是月华初照人间的时刻，草原被一层薄薄的岚烟抚慰着，显得坦荡而无所顾忌。远处，托丽湖岸边青蛙的和歌响彻云霄。一切都掩盖了那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展开的残酷搏杀。

午夜时分，卡尔的妻子被外边的动静惊醒了，她掀开帐篷的一角向外望去，草原上湿雾飘荡，什么也看不见。天亮时刻门被打开了，卡尔对蜷缩在帐篷一角的妻子说道：“出来帮帮忙。”

妻子应声而出，她立刻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

八位兄长齐刷刷地排成一行躺在地上。虽然是初夏季节，天气变得很暖和，但是他们嘴巴里依然不停地喷出很浓的白色哈气，犹如在严冬的三九天里一样。

就在此刻，浓雾像是被拉开的巨大幕布似的蓦然消退，显露出天之极处动人的蔚蓝色。

“这天蓝得吓人……”妻子惊悚地说道。

“那就是他们即将要去的地方。”卡尔说罢，招呼妻子：“给他们每个人喂一碗羊肉汤，这样，他们在路上就不会挨饿受冻啦。”

这时妻子才发现，丈夫不知在何时宰杀了一只羊，并且已经将其煮熟。

此时此刻，兄长们的眼睛还在动，时时透出悲伤的神色。

女人用嘴将肉汤吹凉了，然后用木汤匙喂他们，而卡尔用刀子割下肥羊





肉，放进兄长们的嘴里。

“天堂好，不过那里没有肥羊肉。”卡尔一边喂着兄长们一边不停地说着。

“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妻子问道。

“他们不会说话啦。”

“是什么原因？”

“他们的脊椎断啦。”

“那也不会妨碍他们说话呀？”

“我是担心，他们到了那边说我的坏话，所以就把他们的舌头拧断啦。”喂毕肉汤之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兄长们喝完肉汤之后立刻闭上了双眼。当卡尔把他们装上牛车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果然下垂着，好像是分成两截似的。

牛车到达一个山谷的时候，卡尔开始拼命地鞭打牛。忍受不了疼痛的牛开始笨拙地跑了起来，装在车上的尸体在颠簸中一个接着一个坠落下去，而牛车并不停顿，继续奔跑，当车辆到达山谷的另一端时，最后一个尸体终于掉在地上。

当卡尔抵达部落首领阿哈马特的帐篷时，部落正在举办盛大的“鸿雁之宴”。在阿哈马特浩特旁边已经搭建起一座巨大的帐篷，用毛毡连接而成的帐篷足足能容纳数百人。每当春季降临、冰雪消融之时，便是雁群回归的季节，视鸿雁为自己始祖而对其顶礼膜拜的部落，照例要为候鸟北归而举行盛大的宴会。踏进帐篷，首先映入卡尔视线的是一把马头琴，琴身上挂满了用百花绿草染色而成的彩色皮条。卡尔按照习俗伸出右手庄严地抚摸了放置在图勒嘎(蒙古语：火撑)前面的马头琴。

此时，部落歌手塔克正在带领四位歌手唱着朝歌(在庄重场合唱的歌曲)《老人与鸿雁》。

塔克唱道：

为什么你们

总是喧叫着

在阳光融融的

春日里

飞越浩瀚的塘吉斯

不辞劳苦地

前来寻找我们？

四位歌手和道：

只因了
四季无常
岁月如流
可我们要借助那
前世立下的
誓言的力量
回归到这
美丽的故乡
我的兄长啊

“他的嗓子宛若纯银打制的铃铛一样嘹亮高亢。”这是阿哈马特给塔克下的评语。《老人与鸿雁》是一首十二阙的长调古歌，无人知晓歌曲究竟源于何时，也无人可以说清由何人创作，在北方古老的原野上，它就像漫漫无际的绿草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依靠歌手的传诵，一代接着一代，沿着时间的长河流传下来。

歌手们优美、辽阔、悠远地歌唱着。塔克与他的众多听众为歌声的苍凉与悲壮感动着，并毫不害臊地哭泣着，长久地流淌着泪水。

阿哈马特带领几位年长女人走到帐篷外面，依据他的经验，每逢此时，必有一队雁阵飞掠过托丽草原，仿佛千百年来，雁群和部落民众都忠实地履行着各自的承诺。

在广袤的大地之上
在洁白的浮云之中
在蔚蓝的苍穹之下
如朝日之闪耀升腾
如火山熔岩之汹涌
如湍流激越之豪情
部落之魂
迁徙之神

阿哈马特讴吟罢颂词之后，将器皿内的乳汁扬向空中。女人们泪眼婆娑地口中呢喃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语，一碗又一碗地泼洒着温热的乳汁。

就在阿哈马特完成祭祀仪式，转身欲回的时候，卡尔拦住了他的去路。





“尊贵的阿哈马特。”卡尔说道。

“什么事？”

“我杀了人！”

阿哈马特困惑不解的表情迫使卡尔把原来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杀了人，尊贵的阿哈马特。”

阿哈马特像是白日里见了鬼似的注视着卡尔，竟有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

“杀人？……你是说……像宰羊似的把人的……肚子剖开，再用中指把脊椎上的血管挑断……”

“不是，主人，我把他们的腰给折断啦！”

“什么，你是说他们？”

“我说的是我的八位兄长。”

“哦……霍尔穆斯塔腾格里（蒙古语：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哈马特的惊异瞬间化作痛苦的呻吟。

“你为什么杀死你的兄长？”

“他们要夺走我的牧场。”

“是你所有的兄长吗？”

“是。”

“难道他们八个人也没斗过你？”

“是，他们吃的野葱太多啦，身子里好像没长骨头。”

“那……你的骨头为什么就那么坚硬呢？”

“母亲活着的时候就让我喝狗奶。当我长大成人之后，她就对我说，在她死后，我的兄长们总有一天会来闹事的。于是母亲就让他们喝羊奶，而给我喝狗奶。她还说，喝羊奶长大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打败喝狗奶的人。”

阿哈马特六神无主万分惶惑地悲叹片刻，然后带着卡尔走进帐篷激动地宣布道：“亚拉的儿子在昨天夜里杀死了自己的八位兄长！”

可怕的消息如同五月的惊雷扫荡了人们脸庞上幸福欢乐的表情。

歌声戛然而止，音乐的余音飘忽缭绕着，随着雁阵消失在托丽湖上空。塔克的琴弓停滞在空中久久没有落下。

有一个老者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用手将耳朵向前拢了拢，高声问道：“阿哈马特，你不会是疯了吧？”

阿哈马特又一次重复道：“卡尔把八个兄长都杀死啦！”

“为什么，阿哈马特？”又有人问。



“因为他们联合起来要抢走他的牧场！”

“那也不能杀人啊！”

“可是，已经杀死啦！”

“这个莽古斯(蒙古语：魔王)是怎么杀死他们的？”托里斯醉醺醺地喊道。

“难道是像杀死羊一样剖开人的肚子吗？”一个声音从帐篷角落里附和。

“不，不是，”阿哈马特说，“他是把他们的脊椎给折断啦。”

“为什么会是这样？”

始终沉默不语的卡尔说话了：“你在说唱史诗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吗？在处死高贵的崇拜火神的蒙古人时鲜血是不能曝晒在阳光下的，所以……”

“苍天啊……这究竟是怎么了？”托里斯叹息着陷入了沉默。

“阿哈马特，总得想想办法吧！”有一个人喊道。

“再不想办法，托丽草原就要爆炸啦！”

“是啊，如今的人口比羊群还多呢！可是所有的草长得越来越矮啦……”

“总有一天牲畜都会饿死的！”

众人喧嚷成一片。

今年的鸿雁之宴是阿哈马特有生之年所见过的最绵长的聚会，宴会竟然延续了三天三夜。老头子们把年轻人和女人通通驱赶出去，使宴会变成了长老会议。老爷子们成桶地喝着奶酒，不停地争论着，有的人在辩论中睡着了，清醒过来之后继续参与争吵。

到了第三天黎明时分，阿哈马特从混混沌沌中醒来。他走出帐篷，久久地凝视着遥远的晨光熹微中的山脉，一轮淡红色的月亮亭亭玉立在山峰之上。就是这一轮明月，亲眼目睹了托丽草原上发生的第一次残酷的杀戮……突然，在那一轮似有怠倦的月亮表面，出现了一排影影绰绰的斑点。

“是急性的雁群不舍昼夜地……起得真早啊……”阿哈马特嘟囔着，忽然若有所思地急急转身走入帐篷。

“你们——都起来。”阿哈马特平静地说道。

人们感到即将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喧哗立刻停止了。

“你们听着，我们必须走出托丽草原！”阿哈马特庄严地说道。

“霍尔穆斯塔腾格里！阿哈马特，你是说，我们要走出额尔古纳(蒙古语：高耸的地势)山地？”托里斯问道。

“是的，我们别无选择。”



“可是，阿哈马特，”托里斯迟疑着说，“我们怎样才能翻越额尔古纳呢？即使我们能够翻越，如何证明只要走到山那边就能生存下去？”

“我们每年都祭拜的鸿雁是从哪里来的？”阿哈马特反问道。

沉默，无人回答。

阿哈马特突然激动起来：“我看见啦，它们是从山脉的那一边飞过来的！”

“你是说……”

“对！鸿雁是从山脉的那一边飞过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每年都要翻越一次额尔古纳！”

“鸿雁翻越额尔古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疯话！”阿哈马特斥责道，“这是长生天的旨意！既然候鸟可以在山那边度过冬季，那么那里肯定就有像托丽草原一样的地方！”

“可是，阿哈马特，就算山那边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可我们如何才能翻越山峰呢？”

“是啊，我们可没有长着鸟一样的翅膀呀。”

消失了数日的欢笑声震得帐篷“噗噗”作响。

阿哈马特不为所动，他严肃地宣布：“要么部落在互相残杀的战乱中毁灭，要么凿开额尔古纳，走出托丽，你们选择吧！”

塔克说道：“阿哈马特，你说得对。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出走，不过总得寻找一条出路吧？”

阿哈马特突然指着地中央的图勒嘎问众人：“这是什么做的？”

“是铁嘛。”

“铁是从哪儿来的？”阿哈马特继续问。

“当然是额尔古纳。”一个老头醉醺醺地回答。

阿哈马特的双眼倏然闪出光芒：“是的，额尔古纳是一座铁山！我们可以用火来熔化它！”

开辟山路的工程进行了整整三年。人们在额尔古纳山的隘口凿开了一个口子，然后向内掘进。不出阿哈马特所料，当把覆盖在山体上的一层厚厚的土壤掀开时，赭红色的铁矿石便裸露出来了。为了把铁山熔化，部落的男人倾巢出动，用七十二张整牛皮制成风箱，砍伐了三座山头上的红松将山体熔化。到了第三年剪羊毛的季节，山路终于被打通了。

山脉另一侧的一线蓝天通过隘口映入视线，这一线的蓝天使所有的男人激动得双泪长流。